

# 情報老卒的回憶 (下)

王立生遺著 · 費雲文校訂

## 隻身逃亡游擊求生

民國三十八年在歷史上，是大陸赤氛瀰漫，神州陸沉，最令人悲痛愴懷的一年。在我個人生命的回溯中，也是流離顛覆，危難重重的不利流年。

那時，我是國防部少將部員兼滬杭衛戍總部高參，自上海保衛戰不幸失敗之後，我就隻身回到江西省暫住新建洪崖鄉岳父家中，初來的計劃是想在江西糾合一部份同志，準備在西山萬壽宮一帶建立一個游擊地區；不料時局變化太快，原在贛省工作的一批老幹部如柯建安、詹黎青、喻耀離等，均已星散，或各有任務，無法集合在一起，從事計劃。在西山鄉下，住了兩三個月，天天和王修敷、修肇等七八位同志晤面。後來南昌棄守，省會四郊，陷於真空，風聲鶴唳，謠諑繁興，故鄉雖好，無法久留。我即帶了個包袱，一枝德製毛瑟（用線縫紮在毯子角上），少數旅費，忍淚與妻兒戚友等握別，從此登上茫茫不測的逃亡旅途。

當時湘贛鐵路已告中斷，我祇有取道湘贛公

路方向，每天以八十華里速度開始步行，以到達衡陽為目標。動身之第二日抵達萬載，詢悉老友喻耀離同志，尚未離桑梓，乃欣然往訪，相見甚歡。嗣又遇見鍾國楨（時任萬載縣長）、王正謨等同志，對我此來，均表歡迎。因斯時喻耀離兄已被命為湘鄂贛邊區人民反共自衛救國軍第一軍副軍長兼第五縱隊司令（第一軍長盛逢堯），正在計劃游擊隊伍之整編召集，司令部編制內有一參謀長缺，尚無適當人選，乃欲余勉為屈就。我以從事游擊，是我的宿願，益以萬載距西山鄉洪崖匪遙，正可藉此機會派人往接我妻來此，故不待詳加考慮，即欣然應命。

不久耀離兄奉命赴長沙開軍事會議，我奉命在後方主持其事，每日恆有三山五嶽之流，前來接洽，惟來者多唯名利是圖，殊少有真正反共復國之思想者。我則對來者不拒，天天陪伴他們東餐西宿，四處接洽，多蒙地方人士，盛情招待，惜時無幾，僅只月餘，共軍已如潮湧，日夜西侵，斯時萬載駐軍，暨地方自衛武力，均已撤守，縣府亦已空無一人，城中共諜蠢起，共諜標語、傳單、冷槍，不一而足，秩序漸亂，街衢商店，多

已緊閉，路上行人稀少。

斯時耀離兄訊息阻斷，游擊規劃，頓成幻夢。處此變亂突臨，捨從容應變之外，實無他策。我乃率同張副官兄妹暨喻太太、公子（即余光，曾在臺視主持青春旋律節目）等一行十餘人，收拾了幾擔行李，弄得了一部半新不舊的老爺汽車，星夜離別了萬載縣城，西向湘省出發，擬先將喻府眷小，護送至長沙，再作計劃。沿途難民成羣，爭先恐後，哭喊之聲，不絕於途。散兵土共，乘機搶劫，鄉民住戶，均已外逃，朝出暮歸。那部老爺汽車，時行時停，未及竟日，即告拋錨，棄之山隅，乃以每日銀洋五圓之代價，雇得鷄公車（手推單輪土車）數輪，分乘眷小行李，繼續西進，未及湘境，車伕亦以中途多危，不願冒險再行，相率離去。我們只有將笨重之鋪蓋箱子，盡行拋棄，每人僅攜帶不到三公斤之包袱一個，由我率領帶頭，繼續向湘境出發。喻公子年幼，則另請一人用筐籠挑盛而行，斯時前有桂省夏威部隊撤走在前，彼等凡所經過之橋樑，已行毀壞。繼有共酋林彪部隊追逐於後，我們一行，夾處其中，進退維艱，若非繞道而行，即有被共

軍俘虜之虞。我們爲趕路計，只有排曉出發，夜半落宿。當日行達一百三四十里。爲了逃避土共的襲擊，我們一行嘗由分而合，由合而分的前進。我的兩脚底部早已生泡，喻太太則以走路過久，體力不支，竟至口吐鮮血，幾乎昏倒。逃亡之際，最苦者莫過於無處覓食，所攜乾糧，早已用罄，結果每日只有至鄉間田野挖取薯瓜、包粟等，聊以充飢。計此行自萬載至長沙，歷時一週，中間曾備受日炙雨露，飢渴寒冷，土共搶劫，流彈侵襲，翻車斷橋等痛苦，真個遠較那「但見寒雲慘霧和愁織，受不盡苦雨淒風帶怨長」的日子還更難過。

經過了七八天出生入死艱苦的旅程，終於到了長沙。此際，長沙也正瀕於烽火的邊緣，社會秩序，紊亂已極，到處呈現了一種戰時緊急情象。我打聽到了喻耀離兄的下落後，立刻將他的眷小送往歡聚，我如釋重擔心中感到無限安慰。在長沙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客棧裏住了一宵，第二天我又身踏入前途茫茫渺不可測的逃亡旅程。

### 返渝部隊佈網捕諜

我在倉皇、忙亂、驚駭和極端感傷與疲憊的複雜情緒中，匆匆地搭車離開了長沙。

在衡陽的旅途中，我遇見了鄒映雪同志，（曾任贛站吉安組長）戰時異地得遇故友，欣慰無已。我們兩人本已約定翌晨結伴同赴桂林，不料是夕，敵機來襲，市街遭受嚴重損害，居民四散逃避，迨至第二天早晨我到衡陽車站，鶴候了許久，不見鄒同志的踪影。我正在那裏獨自悶悶徘徊

無聊之際，忽見那那有一列火車，蜿蜒入站，難民一呼，爭相擁上，但概被擋回。探詢之下，知是軍統局（廣州）自粵開來赴川之專車，我以老幹部之身份，佐以證件，幾經交涉，始獲允上車，亦云幸矣。

專車行至桂林，我因半月以來，旅途奔逐，感受暑熱過多，致感身體不適，四肢乏力，一若大病之將至。乃決定在此下車，休息數日。下車後，我先往環湖路擬就宿環湖旅店，不料至時僅見敗屋殘垣，無復華居，後悉環湖旅店，早被敵機空襲炸毀，歇業已久。無已，乃又雇車至一小旅店憩息，至則見有同鄉郭紹陽（曾任贛省上饒行政專員）、鍾國楨同志、劉福元兄夫婦等亦住宿於此。值茲亂世流離之際，他鄉得遇故人，其忻慰之情，固有勝於桃花源中人之遇漁夫。他們除爭相詢問故鄉情況外，並大請其客，或伴我往遊七星崖等名勝，惟環顧兵荒馬亂，家亡國破之餘，不僅遊興索然，益增蒼涼慨感。斯時的桂林，一方面是流亡載途，笳鼓聲聲；另一方面是燈紅酒綠，笙歌不歇。我在桂林僅擱留了十餘天，即行賦別。

民國三十八年舊曆八月初一日，我由桂林搭機飛抵重慶。當時重慶是戰時首都，充滿了戰時的緊迫氣氛，征塵甫卸，我即在聚子岷「漱廬」晉見毛人鳳先生，報告來渝經過及爾後的工作志願。第三天即奉命任我爲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二處少將副處長兼保密局西南特區書記，處長（兼區長）爲徐遠舉同志，二處另一副處長（兼特區組長）爲李修凱上校。斯時全國各地區大都淪

陷，保密局在各地區、省、站組工作，多已奉命撤銷。西南特區實爲當時全國碩果僅存唯一較大的組織。全區內外勤同志連同一個特務隊在內不下二三百人之數。徐遠舉同志以忙於對外高階層的肆應活動，區內內勤工作，多由我負責處理，工作繁忙，雖徹夜辦公，亦有難以肆應之感。毛人鳳先生曾有二次於深夜三時親自蒞處查勤，他看見我和文書科幾位同志還在埋首工作，除蒙其當面嘉許外，並獲記大功一次。

我在第二處任職約有三個月的光景，前半期中，都是負責情報處理，情報網佈置的工作，後半期中做的完全是對於潛伏人員的思想考核與佈置派遣的工作。因爲那時全國各省地方淪陷，所有組織多已撤銷，由西北、西南各地區奉命或自動集中重慶待命或請示的同志平均每日約有二三十人，其中單是各地訓練班畢業後留在重慶的就有數百人之多。我的工作甚爲繁忙，即使在星期日，也很少休假。許宗武同志那時是渝市某著名舞廳的經理，他每月總要送我幾張舞票，我總是把它轉送他人。老實說，我在團體內外任職十多年來，任過幕僚，也任過主管，以工作繁忙的程度來說，要以此一時期爲最，真可以說是已經做到匪勉從公，夙夜匪懈了。

### 蓉城聖祠躲過一劫

我於三十八年十月廿九日清晨，搭乘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二處一輛吉普車離開重慶市郊區。那時撤退的大小車輛，沿途擁擠不堪，爭先恐後，爲了爭路，衝突時起。由渝至蓉，車行本來只要一兩

天的旅程，結果耗時一週，遲至三十八年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時始達成都。

到成都後翌日，我奉派為成都省會警察局主任秘書，局長為何龍慶同志兼任（何原為交警第四旅長），到公之初，每日辦的都是例行公文，顯得輕鬆，但時局日趨嚴重，工作也日形忙迫。當時集結成都附近之國軍僅六萬餘衆，而圍攻成都之共軍則十倍於我，已成四面合圍之勢。敵我態勢，彼衆我寡，強弱懸殊。十一月十六日以後，成都四周守軍（胡宗南將軍部屬）與共軍浴血苦戰。（共軍包括劉伯承第三兵團轄三個軍，林彪所屬之十七、五十等軍及賀龍之第十八、十九兩兵團，加以叛逆鄧錫侯、劉文輝、郭汝瑰等倒戈叛軍。）城內人心恐慌已極，爭相購買日常用品，與屯積糧食。舉一事為例證：胡宗南將軍部隊設有女生幹部一大隊（內多戰幹四團學員生）約千餘名，惟恐成都淪陷後，難免不遇共軍凌辱蹂躪，乃出佈告，凡市民家中存有一石米以上有正當職業之未婚人士，均可往領女生一人。當時成都危急情況，可想而知。

我在警察局最後一週的工作，就是辦理身份證，因為我方軍公教人員爲了應付將來蓉城淪陷後的嚴密檢查，及便於爾後的逃亡，必事先找好一個適當的身份證。秘書室的人爲了辦理此事，夜以繼日，忙個不停。無已，乃臨時請求增派職員十人，參加工作，始克應付。

三十八年十二月底，成都戰役結束，部份國軍（約萬餘人）已突圍撤往西昌。當時成都已陷入真空，城內居民，關門閉戶，途上行人絕跡，

入夜燈火息滅，一片死寂，有如鬼城。

那時候我因爲和警局專員鄧樹勛同志（曾任贛省府調查室主任）同住在一起，如果我是祇顧自己一人的話，我是絕對有機會搭乘飛機飛赴昆明。但是我不忍在這危難時刻，將他棄置不顧，因此決心和他在在一起，禍福與共。我當時安慰他說：「樹勛兄，請你不要焦慮，我對於蓉城的環境，和川中的交通狀況，甚爲熟稔，稍遲我必將和你一起離開危境，平安無事。」後來我們兩人以商人身份寄寓在成都城內四聖祠西街一家商店的樓上。

誰知我這一善念，不僅救了鄧樹勛同志的危難，同時也救了我自己的生命。因爲那時我如果不顧慮他的危難，單獨一人飛赴昆明的話，那麼，我必無法倖免遭遇到與徐遠舉、郭旭、成希超諸同志的同一命運——被俘虜。

###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中共侵佔成都後，即開始嚴密檢查戶口，特別注意搜捕保密局的潛伏人員。每日午夜，街道巷尾，電炬閃閃，鬼影幢幢，來來往往都是中共的行動人員，手執矛槍大刀，率領着武裝中共部隊，滿佈崗哨，四出抓人。汽車往來頻繁，手鎗與鐵鍊互撞的聲音，觸耳驚心。在第一週內，至少有好幾百人，被中共捕獲，送往北門外郊野，用機槍列隊掃射，鎗後用大型汽車載往拋諸大江，一時哭聲載道，怨氣冲天。史記：「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妻哭其夫，號痛之聲，全國皆是。」此時所見，並無二致。

中共捕獲之志士，當其臨刑時，沿途輒高呼：「蔣總統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三民主義萬歲！」「打倒萬惡的共產黨！」等慷慨激昂的口號。中共爲了防止人犯發出悲壯的吼聲，乃對他們一律用破絮塞其口，使其緘默，聽任宰割！我們住在當街樓上恆在窗縫中瞥見中共有如野獸般的狂奔胡逐，高聲喊殺。真是「一夜十驚！」憤恨曷極！

在我們決心逃出成都赤色地獄的一個晚上，我做了一個奇異的夢，夢在嘉陵江側岸危崖懸壁之下，有一個小小廟宇，因廟貌古舊，神燈依稀，香火冷落，不知供的是什麼神？見香案上有一占卜籤筒乃舉手行一軍禮，默念：「我有所疑，願神決之！」祠抽一籤，上載詩句兩行，無復記憶，惟記解詞上有：「朝有猛虎，夕有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不足樂，不如早還家。」等句，我猛憶此乃李太白「蜀道難」中之詩句，方再尋思之際，忽聽得座上之神大喝一聲：「爾非江西老表麼？此是何時，不走何待？」待欲再問，夢境已殘。夢醒我學以告鄧樹勛同志，彼曰：「阿彌陀佛，菩薩保佑！神明示警，此地無緣久居了！」（鄧篤信佛教，每日念佛不輟。）

那天下午，有幾個便衣警察來到我們寄住之所，向老闆問東問西，我瞥見他們所持名冊中，嚇然有我和鄧樹勛同志兩人的姓名，而且在姓名上面都劃有一個圓圈，我便隨便的問他：「爲什麼在我的姓名上加個黑圓圈呢？」其中一個回答說：「因爲你是從重慶來的，爲了要準備糧食之故，要先調查一番。」我心裏想，這一定是

他們胡扯，我們一定是他下一次要逮捕的對象了。因此我們兩人乃迅作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到了夜深十一時許，叫到兩部人力車，將我們兩人連同簡單行李，載往江邊，用重價搭乘一艘帆船，我們就這樣悄悄地離開了這可怕的赤色人間地獄——成都。

### 變更身份再度逃亡

那時候由蓉出川的路線有二：一由公路經內江、重慶再南行經貴陽。另一由成都取道經嘉定、重慶、萬縣、宜昌順江東行至武漢。我們經深思熟慮的結果：如取道成渝公路，時間雖較經濟，但沿途檢查必較嚴密。且斯時公路尚未通車，乃決定取水道而行。後來聽說，凡是取道公路經過重慶出川的同志，十有八九都被捕遇難了。如施元棟、夏烈球、劉士輒等同志均在其列。

我和鄧樹勛同志在途中是以商人身份，回鄉過年為掩護。身份證等早已準備停當。那時逃亡者，絡繹不絕。我們對於沿途陌生同伴，嚴予注意，提高警覺，對於住宿，更加小心翼翼。常常利用關係，借住民房，如住旅館，必擇小者與較僻靜之所。共特檢查時，特別注意旅客是否帶有武器、過量金錢，及有無可疑之書信文件等。逃亡者羣中，恆以攜帶武器或金錢太多致與彼等身份不符而致被逮捕的，屢見不鮮。

在逃亡中，我們曾遭遇着中共野戰部隊的行列，曾使我們大吃一驚，即思逃避也有所不及。其實這種部隊是不負檢查任務，我們仍然大膽的昂首前進。我們有時故意與他們接近，搭過他們

的便車，乘過他們的運船，並儘量的利用他們作為掩護，以逃避或減輕共特檢查人員的注意。

逃亡復逃亡，檢查再檢查；自成都至南昌途中歷時約月餘，中間不知歷盡了多少艱辛險阻，經過了多少驚風駭浪，我終於在三十八年舊曆除夕一個大雪的晚上，平安抵達了南昌對岸的牛行車站。我落腳車站附近一小客店內，到時將近午夜，第一件事，就是填寫號簿，約半小時，牛行站共偽公安局的巡查隊就來查店了，我因為能用當地土話回答他們，故沒有發生什麼麻煩。

### 西山度過最長一夜

民國三十九年舊歲初一日，天剛破曉，我就起身，外面大雪仍在紛飛，因為旅費用罄，乃將行李二件押在客店，說明三天內派人攜款往贛，近鄉情更切，乃用急步快行，不二小時光景，就抵達到江西西山山麓洪崖鄉上澤村我的岳家裏。

我妻和幼兒親戚們，當新歲第一天看見我子身空手回來，不免驚喜交併，有如夢境。早餐後，隔鄰親友，咸來問訊，相與長吁短嘆一番。孰知別後才七八個月，別時到處充滿歡樂有如仙鄉的地方，及茲歸來竟已成爲一個鬼哭神號，死氣沉沉地獄般的世界。「我能在此平安地住下去嗎？」這是我回抵洪崖鄉後心裏所起的第一個感念。

在舊歲上元節（元月十五）前後，盤居南昌方面的共軍，又實行一次武裝清鄉。西山萬壽宮一帶，曾是我方游擊隊出沒無常的地區。因此共黨

對此地區搜剿甚嚴。每屆晚上十一時以後，便是共特到鄉下搜捕開始之時。每晚看見村莊前面電火閃爍，狗吠不絕，我與妻便提高警覺，迅速地走向山野巖穴外躲避，直到天將放曉，便回家睡覺，如是深夜躲躲藏藏，白晝呼呼大睡的生活，過了約半個月的光景。

有一天下午三時許，我正在家中與妻閒談，忽由住宅側門走來手提衝鋒槍之武裝共軍四五人，另有便衣手持大刀之共幹三四人，在我們住宅前後內外四周審慎地巡視了一番。那時，我妻身穿一件藍色的陰丹士林旗袍，留着短髮，坐在堂上，手裏正織着毛絨衣，其中便衣共幹一人，用手指着我妻盛氣的喝道：「喂，你不是此地人吧？」「這是我娘家。」妻答：「你是幹甚麼的？」一個帶着東北口音的武裝共幹又指向我問。我連忙站起來說：「我是在南昌城做生意的。」「做什麼生意？」他又問：「我在南昌城內府學前正茂茶莊當伙計，現在回家鄉過年，她是我的妻子。」我繼續地不慌不忙的回答他：「哦，是嗎？你們有甚麼證件沒有？」他又問：「有的！」我連忙回答後並在懷中掏出一個身份證給他看。之後，他們耳語了一陣，然後用粉筆在屋外牆上寫了4野×師×團××電話排等些字跡，走進屋後，用較和緩口氣對我們說：「你們既是正當商人，不用怕，我們解放軍是來保護你們的。今夜我們在此宿營，屋中任何人不准外出，知道嗎？」「知道！」我與妻齊聲的回答他們。天哪！今宵恐怕是我們「最長的一夜」了！

我們祇有在家中焦急地等着這一險惡的和不

可預測的一夜來臨。但是，有驚無險，我們苦等了一夜，畢竟沒有看到這批凶神惡煞再來，原來他們有如狡兔三窟的狡詰，後來這一批瘟神又往離此五里許之沙門陳家祠堂內紮寨了。因為西山一帶，常有我游擊軍的出沒，不敢駐紮山麓附近之故。

上元節後，我們夫婦主張遷地爲良，由上澤王家村遷到五里外的沙門雷家親戚家中。共幹的清鄉搜索，日益加劇。我們唯有決心赴臺之一途。惟萬事俱備，祇欠旅費。我乃隻身化裝赴浙省金華，訪晤親戚黃德芳（曾在贛州專員公署任總務科長多年），他見我來到，大表驚惶，我告以來意，並力勸他以早赴臺灣爲佳，他以家累爲詞，允加考慮，此後二十多年，從無音訊，恐凶多吉少。我在金華，僅只一宿，第二天即搭夜車，潛返新建沙門雷家。臨行，他以銀圓二十枚贈我。在我赴金華返回途中，在長頭墟（距牛行站十里）休憩時，不期巧遇着姜文傑同志伉儷，他們在此開設一小小飯舖，藉維生活。我乃告以現實客觀環境之險惡，力勸其早日歇業，與我們一同赴臺，他以子女牽掛，多所顧慮，經長久考慮後，結果僅他一人先與我們同來，其妻唐氏於稍遲半年受盡共幹折磨恐怖壓榨後，始逃離虎口至香港與其相聚。

## 造路條闖過百花洲

據後來來臺的同鄉告訴我，在我夫妻離開新建洪崖鄉王家村的第二日，邵式平（北師大畢業、曾任僑中南軍政委會委員兼江西省府主席）

，曾派一較高級之共幹專赴洪崖鄉王修政同志家中，尋找我的下落。修政同志告訴他，此人前幾天離此赴湘經商去了。那位共幹聆悉後，甚表失望，結果以現洋兩百圓交給修政同志，要他趕快出發將我找回南昌來，並對他說：「如能將王立生先生找回，我們上級對你當有重賞，你千萬不要放過這一大好立功機會。」又說：「可以保舉你（指修政同志）擔任新建縣政府的要職，如果找不回來，就有嚴重後果。」等利誘威逼言詞。最後那個共幹又迫問他：「王先生的產業在什麼地方？」修政同志答覆他說：「他穿在身上，吃在肚裏；上無片瓦，下無寸地。」

修政同志，僞允盡力，接款後他便到高安、萍鄉一帶胡亂地逛了幾天，兩手空空地回來。結果，後來在一個深夜裏被共幹將他捆綁而去，以後便永遠沒有轉來！天啊！這豈不是「我雖未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麼？

自民國三十八年夏季，中共的鐵蹄侵據南昌以後，風景著名的百花洲已被劃爲軍事戒嚴地帶，所有僞軍管區司令部及政訓等單位，都設在裏面，羣魔雜處，充滿了濃厚的血腥氣味，湖的四週及環湖路一帶，都重重地佈滿了崗哨，非有口令通行證，不准通過。入晚，更顯得死氣沉沉，殺氣騰騰，與昔年的美麗、繁榮相較，不禁使人與隔世之感。

在民國三十九年三月的一個晚上，我由新建鄉下逃亡赴臺，於赴南站經過百花洲環湖馬路一帶時，我看見家家戶戶，門戶虛掩，燈火稀疏，路上行人，予予可數。那一種淒慘死寂的景象，

使我毛骨悚然，而頓興不知人間何世之慨。當我所乘的一輛人力車，於夜色迷濛中經過「介石公園（中共改爲「八一」公園）一帶時，我又看見湖畔昔日婀娜多姿的楊柳，竟已東倒西歪，殘敗不堪，我的心中正在默念着：「昔年楊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猛然地聽得一聲：

「停止！這樣晚你車往那兒去？」一個共軍手上持著上了刺刀的槍，迅速走上來把我所乘的人力車攔住了。

「老表，現在還不到十二點鐘，我是由鄉裏去南站趕火車的。」我從容地下車，並用南昌土話回答他。

「你有什麼證件沒有？」他問。

「有，這裏是，請看！」我趕快從身上掏出那張僞造的路條，雙手送到他手裏。

「好，走吧！」他一隻手倒拿着「路條」，另一隻手用電筒閃視了一下，大概他看見路條上面蓋了一個紅圈圈的印吧！

我就是這樣一個夜晚，闖過了這個滄桑多變的百花洲。

## 一面救人同時救己

我們是夜半在南昌南站乘湘贛路火車，在三等車廂裏我與妻是隔離很遠而坐的。因為恐怕車上遇着叛徒或被注意，可以彼此免受連累。當旅客出入火車站柵門時，要經過一次例行的搜索，大凡行李攜帶愈多的人，愈是引起共幹們的注意。

中 對於孑然一身的旅客，多半草草了事。我曾多次、  
外 冷靜的予以觀察，他們檢查注意的中心，無非看  
雜 看你是否攜帶有武器、黃金、白銀與書籍文件而  
誌 已。

在火車上不可忽視的有兩種人：一是共特所  
派偽裝的男女同車乘客；另一種就是在火車上服  
務的所謂「衛生警察」；這種警察除負有本身任  
務外，並兼負有特殊的任務，他們藉着種種機會  
來和旅客接近、談話。

翌日上午十時許，車抵株州。我們下了車準  
備換乘粵漢路赴廣州的火車時，忽然看見遠處一  
位似曾相識的青年向我舉手招呼，及走到我們身  
邊時，他忽然叫道：「王老師，你是到香港去嗎  
？我知道王新衡先生在香港的住址，你到了香港  
可以去找他！」我那時有如驚弓之鳥，心裏生怕  
遇着熟人之際，竟然會碰上了了一個熟人；他此刻  
是否爲投共的叛徒？我們的行止可以讓他知道嗎  
？我正在心思起伏，懷疑莫決之際，我的嘴唇本  
能的答覆他說：「不，我不去香港，我是往長沙  
做單幫生意的」後來知悉那位青年是查××，上  
海籍，重慶中美所特警班畢業，（我曾任特警班  
教務組、政訓組長），我們簡單地交談後，知道  
他是從重慶經昆明逃亡出來的，曾經到過香港，  
那時急於返滬，囊中已一文莫名。因爲正是午餐  
時間，我夫婦乃請他在一小飯館吃了頓便餐，餐  
後並代他買車票，送他上湘贛路的火車，臨別並  
將身上一個錢餘重的戒指送他，並祝他旅途平安  
！我這樣做法，一方面是助人，同時也是救己；  
如果當時那位青年同志，心懷不軌，一旦向共幹

告密，那我將遭受的厄運當不堪設想矣。

火車抵達廣州時，已是夜幕深垂。下車後，  
我們寄宿車站附近一個較小的旅店裏，除了填報  
旅客號簿外，那晚上僅見到幾個妖怪治女人出入  
入，並沒有見共特人員來光顧。

### 天助過關重逢故人

第二日早晨，我們趕往車站搭上一班赴深  
圳的火車，上車的時候，共特檢查的隨隨便便，  
出人意外。車上乘客都是販賣雞蛋與做小生意的  
難民，除人聲嘈雜外，並未發生任何事故，車行  
愈將接近深圳，我的心也愈益惴惴，因爲我們快  
將到達生存與死亡，奴隸與自由的最後分界。火  
車抵達了深圳，我們下車正在列隊等候共特前來  
檢查的時候，忽然天公做美，雷聲隆隆，電光閃閃  
，一時黑雲密布，不眨眼間，竟降下了陣很驚人  
的暴風雨。在平時深圳一關本來檢查較爲嚴密，  
那時因大雨滂沱，所有負責檢查的男女共特們竟  
逃之夭夭，消聲匿跡了。待檢的旅客乃一哄而前  
，衝向九龍英界方面。英方檢查人員更是馬馬虎  
虎地不顧一切的跑掉了，感謝天公做美，助我過  
關，這是我一生中永遠難忘的日子。

香港。

初抵香港時，真是人海茫茫，舉目無親，阮  
囊已空，壯士無顏，益增漂泊之感。在拜金主義  
的香港，我偕同我的妻子，徘徊皇后道上，十字  
街頭，我們那種狼狽不堪的情形，真令路人側目  
以視，那殖民地武裝糾糾的巡捕們，其不把我們

當做歹徒而加以逮捕，蓋亦幾希！

幸好不數日，我們打聽到王新衡先生的住址  
，乃毅然往訪。新衡兄平日爲人有孟嘗君之風，  
盛友如雲，對於團體同志，尤所愛護。那時他在  
香港已成爲各方矚目人物，反共人士對他以識荆  
爲榮，共謀方面則有將其置之死地的計劃，（在  
港卒被共特用手槍擊中一次，幸無大礙。）我之  
去訪，事前並未約定。他對我萬里間關，逃出  
虎口，甚表驚喜，尤對共區情形，問之甚詳。是  
日承他允爲我辦理入臺手續，並享以盛餐。臨別  
復承王夫人拿出幾件頗爲精緻合時的絲質女旗袍  
，及幾雙夏季穿的高跟鞋子，送給我妻。並說改  
天再去，以便再送我們一些夏季衣物。有了這些  
衣物，頓使我的妻子面目一新。此事我曾一再誌  
之，亦以示「受施慎勿忘」之意耳。

### 來臺加入反共行列

赴臺之期，尚未可知。爲了節省開支，我們  
在九龍小旅店中僅住了兩天，即行搬往復興嶺（  
當時名弔頸嶺）租居一木屋內。木屋大小兩間，每  
月港幣三十元，伙食自行辦理每日兩圓港幣足矣。  
某日在九龍街頭漫步之際，忽在途中邂逅周  
兆其、陳楚之兩同志。（我任贛省站長時，周、  
陳兩兄曾先後聯任省站書記，爲我得力助手。）  
那時他們兩人生活，較我尤困難，幾瀕飢餓邊緣  
。惟兆其兄爲人樂觀豁達，尚能痛飲高歌，對橫  
逆之來，能善自排解，而楚之兄則心懷戚戚，面  
若槁木，時時露言，欲蹈海洋，以了殘生。因我  
們租有餘屋，乃邀兩人往木屋同住。楚之兄精於

治饑食，惜厄於金錢，未克展其所能。

那時候，我的經濟也將陷於絕境，乃作書五通分致臺灣友好，大呼將伯。想因通訊地址舛誤，不克盡達。僅幸獲毛森兄（彼任首都衛戍總部二處處長時，余任副處長。）及同鄉孫遜（海軍中將，斯時任海軍總司令部辦公室主任）各以港

幣三百元寄濟潤紉。我獲款後，即以半數，購船票及製備衣物等，於五月上旬單人先行赴臺。其餘半數留我妻暨周、陳兩兄等應用。後周陳兩兄獲臺友濟款，彼等乃於七月上旬來臺。周兆其兄

來臺後任職遠東紡織公司，生活泰然，而楚之兄則聞以無妄之災，未待昭雪，即已庚斃囹圄，思

之愴然！

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十八日中午，一艘英國太古公司的輪船，終於把我送到繁榮自由，反攻復國的基地——臺灣寶島。不久我就向我們革命的家庭——國防部保密局報到，開始我後半生的奮鬥旅程。

# 中外文庫 文 史 論 叢 全 一 冊

謝 康 教 授 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析論中外文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事功及掌故軼事，深入淺出，字字珠璣，要目有：「評譚嗣同仁學」「新人文觀念與生活的覺解」「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略談英、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再論文學史的方法」「論諸葛亮」「屈原底追念」「秦始皇論」「談謝靈運」「論關羽」「韓愈論」「柳宗元論」「岳飛」「曾國藩論」「談彭玉麟」「李香君」「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全書五百餘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台幣壹佰貳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大專 用書 最新應用文 邵 健 行 著 二十四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壹佰伍拾元 郵撥14044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應用文的涵義、特質、種類。書信種類、結構、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便條。名片。柬帖。公文。電報。會議文書。規章。契約。慶弔文。對聯。題辭。啓事。廣告……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王成聖教授作序。定價壹佰伍拾元。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